

意外的惊愕、惊奇、惊喜的背后隐藏着波谲云诡的**阴谋与秘密**

绝对意外

宋庆华 著

惊天大案 | 利益黑洞

生动刻画人性清浊善恶
抽丝剥茧呈现复杂世相



群众出版社

绝对意外

宋庆华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对意外 / 宋庆华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014 - 5447 - 1

I. ①绝…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4968 号

绝对意外

宋庆华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9.1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4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447 - 1

定 价: 35.00 元

网 址: 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qzch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1

小小童牵着一头瘦瘦的耕牛远远地从地平线上走来。这片荒芜的土地芳草青青野花灿灿，他一边放任牛儿沿着沟沿喇喇地吃着青草，一边哼着歌儿朝着太阳挥舞竹鞭，仿佛要将太阳公公从行将坠入的天之涯边赶上天穹，挥着舞着跳着，不经意间低头看见沟底有一片红，啊，是血，一大摊血，还有两个人躺在血迹里，在金黄色的夕阳照耀下，本已干枯的鲜血显得更红，红得耀眼……

第二章 11

其实，张雅南对这位下属并不是很熟悉，更谈不上喜欢或者欣赏。当初，提拔他任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是因为他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确实优秀，似乎无可挑剔，但更主要的是碍于罗泽西的情面。如今正处于波峰浪谷的他又面临这么一起惊天大案，不由得让人担忧不已。掩藏在心底里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还有两点考虑在张雅南的脑子里多次碰撞，嘴上却始终没有说出口。一是他对下面的干部并不十分熟悉；二是横向比较，比如与李洁冬相比，罗红旗未必是最优秀的市公安局局长人选。

第三章 22

罗红旗主政市公安局一年半，让这班精通业务的领导服气的不仅仅是他谦虚的态度和民主的作风，更佩服甚至啧啧称道的是他抓公安工作抓队伍建设视野开阔、独辟蹊径，不断推出新思路、新点子……他抓住队伍建设要害，用人唯贤、用人唯公、用人所长，逐步建立起公正公平、赏罚分明的评价考核体系。

第四章 29

井南官场的政治生态尤其复杂，官场争斗尤其激烈，圈子、山头、派系无处不在。市长张高乐拉拢的圈子最大，势力也最大，罗泽西与王万山的圈子几乎势均力敌，因而争斗最为突出，其他市级领导也各有各的大小圈子。甭说是井南官场中人，就是生意场上的商人、坊间布衣中的明眼人对此都了然于胸，心知肚明。

第五章 39

意外，绝对意外，惊喜在王万山心中激起狂澜。与罗泽西明里暗里死斗死掐这大半年，图谋市政府一把手的职位，突然降任于自己肩上，像是天开法眼，天降祥物，这般轻而易举，真应了那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只是王万山至死都没有想到这一连串意外的惊喜的背后隐藏着的，当然也是他自己开启的，竟会是他人生的滑铁卢。

第六章 47

李冒和猴子告辞后，顺着小道爬上那片梨树林的坡顶，回头看见梁凤英僵直地伫立在院坝中间。秋风撩起她浅蓝色的短衫，吹散了她的头发，可以看见她泪水涟涟的眼。这是一个漂亮而命苦的女人，莫非真应了“自古红颜多薄命”的那句老话，这中间到底还有什么隐情？生命里是不是真的存在某种玄机？李冒心里颤痛，不得而知，怅然若失。

第七章 58

侦办“10·26”案件不能同“打黑除恶”割裂开来，破这起案子就是“打黑除恶”，“打黑除恶”就能破这起案子，这就是指导思想，也是对案件的深刻认识。井南市的打黑尚未进入深水区，要以打黑开路，破大案，追逃犯，深挖保护伞，打击党政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和政法干警中的败类，敢同恶魔争高下，要打出一片新天地……钱新亚慷慨激昂地如是说。

第八章 69

“八抬大轿迎亲，明媒正娶成家，还要名分……跟谁要哇，人都没啦，跟谁要哇，我，我命苦啊。”呜咽声中，牛静气急败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报应啊，老天对我怎么这样不公啊。”

第九章 77

苟新材怔怔地望着赵印，又斜着眼瞅了瞅小庄，一会儿，收回目光，盯在茶几上泡着大叶红茶的玻璃杯上，把佝偻的身子坐直了，有些动情地说：“梨花妹是真的爱我，她不可能栽赃陷害我。总之，我没有杀人。”

赵印不得不承认，确实没有摸准这个人的脉搏，没有抓住他的死穴，也许是梨花妹说了谎。

第十章 84

“这就是你思想不够成熟，是智慧不够的表现。”林静娴的口吻里充满了教训人的味道，“法国有一位著名思想家，叫作帕斯卡尔，他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人因思想而伟大。’我思故我在，你体会体会吧。”

“下官一不会投机，二不会钻营，三不会口是心非，谄上媚下。眼下这时节，怎么过得去哟？”罗红旗一半是辩解，一半是自我解嘲。

第十一章 98

“大哥，太好了，该怎么谢您呢？”孔小梅回头一笑，百媚生艳，颠着白生生的身子，像一只欢乐的小鸟飘过来，胸前那条金灿灿的项链和翠绿的桃心形琥珀坠子在她白皙瓷实的两个乳房之间荡荡悠悠的，煞是撩人心旌。她

扑进王万山的怀里，柔若无骨，倦鸟归巢一般依偎紧贴在他身下。渴求又如干柴烈火，两具白花花肉体枝缠根绕，在厚绒绒的地毯上又滚成了一团。

第十二章 113

一头雾水的罗红旗驾车驶出市政府家属大院，夜晚的大街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雨抽打下失去了人流车流的喧嚣，显得寂静而空旷。他心中充满了疑问，仿佛看见五彩缤纷的万花筒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击碎了，花花绿绿的纸片从半空中洒落下来，漫天飞舞，突然又被一个巨大的黑洞吸附进去，化成快速转动的旋涡沉向无底的深渊……惊悚之间，他清楚地看到罗泽西的身影在巨大的旋涡里拼命挣扎，发出尖利惨人的呼叫……

第十三章 122

没想到，不出一年又一次蜗居在北方秦岭大山脚下的小县城里。他想，这次恐怕是回不去了，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于是，他又开始痛恨明娃子这狗日的。生意和事业都做到了这份儿上，他这个做老大的都西服革履戴上了无框眼镜，一副文明绅士的派头，头顶政协常委、企业家的桂冠，怎么会对徐大棒子这个小流氓小混混舞刀弄枪，而且会把他打死在街头？那血淋淋的一幕至今挂在他眼前，历历在目。

第十四章 138

话音刚落，从另一个方向扔过来一块棱角尖利的石头，刚好砸在张雅南的额头上，鲜血顿时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罗红旗立即站上去把他搀扶下来，随后，率着一队警察强行推开人群冲了出去。上车之后，张雅南用一张手巾纸捂住伤口，忍住痛对罗红旗再三叮嘱：“要尽快组织力量疏散人群，但是绝对不能使用武力，绝对不能再扩大事态，再伤人再流血。”

第十五章 151

坍塌，崩溃，毁灭……罗泽西与牛静韵味高雅的爱情故事如此动人，罗泽西与米家丽人前恩爱相敬如宾的美满婚姻表象如此令人羡慕，罗泽西正派智慧风度翩翩的领导干部形象如此迷人，罗泽西极其郑重地教导罗红旗“堂堂正正做人，兢兢业业做事”磁石般的声音连同他和蔼可敬的笑容如此感人，然而，顷刻之间，这一切在罗红旗心中轰然倒塌，如江河溃堤，直泻千里，惊涛骇浪，雷霆万钧。

曾经的灯塔，曾经的丰碑，竟意外地毁灭，这使罗红旗头晕目眩，茫然无措。

第十六章 175

“大家看到了吧，像李剑锋这种人，不听招呼，不懂规矩，不知收敛，一定会是可悲的下场，等待他的就是判

刑坐牢，甚至是杀头。下一步，在我局实行的人事改革、唱红歌建警营文化、打黑除恶的工作部署中，不听招呼、不懂规矩、不负责任的人，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钱新亚紧紧接上会议的主题，和盘托出了他的“三板斧”的改革措施。

第十七章 189

这幢建筑风格十分低调的大楼，近两年内数度成为江南省官场和坊间的焦点，先是前任市长张高乐携巨款潜逃，常务副市长罗泽西被杀害，后是因为香城 CBD 项目兴建的拆迁安置房坍塌而引发副市长朱达人、市建委主任刘井元、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剑锋涉黑涉嫌巨额受贿被抓的官场地震，近日来又发生罗泽西情妇砸伤他老婆的伤害案件，从而爆出其家中搜出大量现金、金条、古玩、名人字画的传闻。

第十八章 196

忙乎累乎的几个月下来，他期望出现震惊江南的轰动效应却没有出现。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关键点落在影响甚广的“10·26”案未破和李山团伙没有归案这两个问题上，但是，如果仅仅靠他现在造声势大忽悠的三脚猫功夫是不行的，恐怕得重新起用一批能人，公安工作到底还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工作经验、有学问的人来干才能干好。钱新亚实际上是一个有其形无其心的稻草人，心里这样想，面子上还得绷起，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权威，哪怕是色厉内荏的权威，也绝对不能倒下。

第十九章 205

坊间的种种议论因为这严阵以待如临大敌一般的排兵布阵而沸沸扬扬，而就在一夜之间，李山落网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至香城的旮旯角角。

钱新亚不惜滥用警力大造声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专报呈送至省里，副省长、公安厅厅长赵儒僧批示：“好。李山被抓，井南打黑有了标志性成就，还要深入，直接踏入深水区。”

第二十章 216

“什么事？又要出什么意外？这两年井南的意外事件发生得太多，弄得我都晕头转向了。‘10·26’案的发生，绝对出乎人们意料，罗泽西死得那么惨，那么突然，你不用嘲笑我这个警察的心理素质，当时我在现场都吓得瞠目结舌，浑身哆嗦，就差没掉魂儿。这才是我心里最大的意外，也正是我挠头的地方。”提到“意外”二字，罗红旗特别敏感，心里连连叫苦，“我去担纲这个案子，也出了几个自认为很专业很老到的招数，砸下几记重拳，可是，连丁点儿响动都没有。”

第二十一章 225

临别时，张雅南分别与钱新亚、罗红旗用力握了握手，不无深意地说：“认真思考，努力工作，好自为之。”

钱新亚、罗红旗走出市委大楼，各怀心事，各自上车离去。

第二十二章 234

人马散出去，罗红旗紧张的心方才松弛下来，不由得感慨这一年半载井南真是多事之秋，意外的祸事怪事破事不间断地爆发，令人猝不及防且十分被动难堪。也许这次林玖金案既是不祥之兆，也是揭开背后黑幕的重要突破口，冥冥之中，罗红旗竟冒出如此莫名其妙的想法。拔出萝卜带出泥，查破一起案件而获得另一起案件的线索，这在刑事侦查活动中并不鲜见，罗红旗竟在冥思苦想中祈祷出现一缕新的阳光射向尚在黑暗中探索的“10·26”案，使案情真相大白真凶现身。

第二十三章 244

在林荫道上，罗红旗缓缓而行，边走边想，如果真是这个谭大汉作案，他对于罗泽西来讲，绝对是个陌生人，那么他是怎样把罗泽西弄到那么远的地方杀害的？如果谭大汉把他就地杀害，那么现场的作案工具、喷溅的血迹该怎样解释呢？如果被害者尸体所在的地点不是第一现场，仅仅是抛尸现场，那么第一现场会在哪里？是旅馆、出租屋，或是公园、野地？如果这些地方是第一现场，那么，从这里到抛尸地点的运输工具是什么？不可能是摩托车，只可能是汽车。对，极有可能是汽车，而且这汽车内可能还会是杀人的第一现场。

第二十四章 254

望着大家分头离去的背影，再掉头看到顷刻之间人去屋空的会议室，偌大的空间里只剩下罗红旗一个人孤零零地端坐在那里，他竟然高兴不起来。就在即将破案的当口儿，他突然想到了罗泽西，又想到了王万山，还有从前天天在一起工作的李剑锋，惋惜、悲愤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百感交集，一时间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潸然泪下，独自涕泗唏嘘。

第二十五章 263

“这正是我们心中的悲剧，我们只能看到他们正襟危坐，口称马列，摇唇鼓舌，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一副正人君子的做派，我们信了，可一连串的意外之后，他们的另一面——令人毛骨悚然的肮脏、丑恶、残忍、卑鄙暴露无遗，让你不得不看，又不得不信，摧毁了你曾经相信的美好东西，撕裂了你已经在心中固化的形象，这种痛，这些悲，戏剧性的转换，这不是悲剧是什么？”罗红旗猛地一口将杯中的黑咖啡喝完，仿佛要把所说的一切都埋进肚子里一股脑儿化掉，不无悲戚地说，“林教授，这心中的痛，恐怕一夜也说不完，散了吧。”

跋 277

第一章

江南省井南市这座除省城之外全省的第二大城市被人们唤作香城，它的历史恐怕有三四百年了吧。据说曾经有人专门考证过，但考察来考察去没拿出个准确的東西，不过，这个城市濒临南方长江水系的两条大河，按照历史地理学家研究出来的人类最初聚集大多缘河而居的说法，自开埠以来有整整八百年历史还是有据可查、有史为证的。居住在香城的人，尤其是频繁往来于香城的人，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温馨浪漫而且念叨起来似乎含点儿暧昧迷离味道的简称？上溯几代人都说不清楚，现在的人，哪怕就是百岁老人也七说八不一，但多数人比较认同的说法有两种，或者说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主流的声音，一是说简称犹如爱称昵称易于上口，再者历经几十数百代人的呵护和润造，这座从未遭遇过战火焚毁生灵涂炭的城市，确实是到处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鸟语花香，馨香四溢，香气透城，名副其实。

然而，这些年来香城忽如一脚踏入多事之秋，突地爆出一系列令人惊惧又使人心中吊起一个个悬念的事件，先是市长张高乐携巨款潜逃国外，撩开官场贪腐黑幕的一角，但大幕始终没能拉开，只让人窥见冰山一角，接下来的一场打黑风暴撼动这个城市的旮旯角落，这一夜又传出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罗泽西被杀死在荒郊野外的消息，恰如一阵秋风起秋雨来，这个多多少少让人感觉到寒意的信息像秋风秋雨激起的细雾飘飘缈缈弥漫开来……

“罗市长是被刀捅死的，三刀六洞。凶手自杀了，动脉破了，流了好多血……”

“不可能吧，昨天还在电视上看到他慷慨激昂的样子，讲得很激动，说是还要把井南市建成工业强市、教育高地、蔬菜产业大都市，建花园城市……这么一个大官，这么一个大活人，怎么一下子说死就死了呢？”

“该死，哪个大官不是大贪官，该不会是分赃不均黑吃黑吧？”

“不会吧，这几年井南城市变化很大呀，经济也上去了，治安也好了！”

“听说罗泽西当了常务副市长，马上就要当市长啦，官运亨通着呐，怎么会……”

质疑、猜测、议论、流言，当然也夹杂着凭想象繁衍或者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谣言，通过口口相传、网上发帖、微博微信，伴随着阵阵肃杀寒意的冷风肆虐，裹挟着残枝败叶一阵紧似一阵地扫过香城的旮旯角落，让这个以四季花香不断而闻名于世的江南省第二大城市在一夜之间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一令人惊诧的消息。现实社会人欲泛滥物欲横流，让人们普遍陷于仇官仇富的心态，对眼前发生的任何事情只要与官场相碰，自然就习惯地跟贪污、受贿、色情、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相关联，而且恣意想象肆意渲染，得出的结论不一而足，但很难得有一个“好”字。

一辆三菱越野警车疾驰而来，巍峨庄严的市委大院门前岗台

上伫立的一名年轻交警远远地瞅见了车牌号，立马挺直腰杆倏忽转身抬手做出直行的手势，站岗的武警战士急忙按下遥控板抬起门杆，立正，敬礼，警车嗖地驶进了市委大院，在主楼前停下。没待车停稳，车门打开，跳下一个身着三级警监警服的中年男子，他就是井南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常务副局长罗红旗。

走进市委大楼，罗红旗根本就没想去乘电梯，三步并作两步一溜小跑地爬上三层楼，踏着有些凌乱的脚步进入大门完全敞开着の市委书记张雅南的办公室，显得气喘吁吁，满脸憔悴，有些力不从心。按照张雅南手势的指点，他拖着疲惫的身子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还没坐稳，一杯茶递到他眼前，看得出来是刚冲泡的，杯口冒出腾腾热气，匆忙之中还没来得及扣上杯盖。

“怎么样？什么情况？”这是张雅南开口说话的口头禅，只是此刻的口气显得十分急切。他脸色铁青，眉头渐渐收拢。

“别急，张书记，我喘口气，喝点儿水，整整一夜没吃东西，渴呀，饿呀。”罗红旗接过茶杯，吹吹漂浮在水面上的几片茶叶，接连几口下去，“暖和，好喝，谢谢张书记。”

看着罗红旗又是吹着气，又是一口接一口啜着滚烫的茶水，急不可耐又无可奈何的猴急样儿，张雅南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从稍许慌乱的神态恢复了平静，习惯性地伸手捋了捋头顶有些稀疏的头发。“好，别着急，慢慢喝吧，朋友刚送来的，上等的西湖龙井，回头送你一盒慢慢品，不过，得等案子破了以后。”

“难了，要讨书记一杯茶喝，这回难啦。”

“怎么回事儿？什么情况？有这么难吗？”市委书记张雅南平静中还是有一丝急切，直盯着罗红旗脸的眼神流露出些许不满。紧接着，跟随罗红旗对案发现场的描述以及对基本案情的述说，他面部的表情由惊愕变得茫然，两只原本炯炯有神黑洞洞的眼睛似乎一下子便塞满了杀人现场淋漓的鲜血，射出恐惧、愤懑、恼怒的光。

深秋，傍晚，临界入冬的日子，香城人从扑面生冷的风和满

地枯萎的落叶中，已经感受到了一阵又一阵的寒流掠过。

连日阴霾之后难得的一个晴天，太阳的余晖把天边把大地染得通红通红的。小小学童牵着瘦瘦的耕牛，一边沿着沟沿让牛儿溜着吃草，一边哼着欢乐的儿歌，朝着天边的太阳挥舞竹鞭，好像要把太阳公公从将要坠入的天之涯边赶上天穹，挥着舞着跳着，不经意间一低头，哎呀，血，大片的血，两个人躺在沟底，真是血，在血红的阳光照耀下，血色更红……血液浸染过的杂花野草已经没有了它们本真的颜色，绿色的草、黄色或者金色的花朵都被涂抹上了浓浓的红色。

蓝白相间的警车，车顶上交替闪烁着刺眼的红光、蓝光，匆匆而至。

秋风瑟瑟，寂寥旷野，几个警察的身影开始在路边深沟上上下下忙碌起来。

“我四点钟放了学，回家刚放下书包，爷爷叫我去放牛，我牵，牵了牛出来，顺着路朝着大坝子走过来，就看见血，好大一摊血。是，是两个人睡在那块儿……我，我丢了牛鞭，就跑到了街口，见没人，过路的人都没，一个，一个人影都没有，就朝城里跑，跑了很久，碰到一个叔叔，我说叔叔，借用一下手机，有人死啦，我给警察叔叔报警。”小牧童两眼露出惊恐万分的神色，胸腹一鼓一瘪地起伏，喘着粗气，小脸蛋儿涨得通红，断断续续地向警察讲述发现死尸的过程。他嘴里喷出的一股股热气出口便化作一缕缕白色的寒雾，受寒风刺激而流出来的鼻涕顺溜直下，只管用手背横扫过去。李冒从裤兜里掏出纸巾递了过去，他接过纸巾捂住鼻子擤了一下，再擦擦手，扔掉，接着说：“叔叔，警察叔叔，不，不关我的事啊，那，那两个人我不认识啊，我，我怕。”

“别怕，有叔叔在，不用怕。”李冒蹲下身子，轻轻地拍拍他的肩，瞅着他的眼睛，脸上挤出点儿笑容，表情有点儿僵硬但也算是和蔼可亲，用温和的声音说，“你帮了警察叔叔的忙，警